



陈寅恪早年见夏曾佑，夏对陈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当时陈很惊讶，他以为夏先生老糊涂了。等到陈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说得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怎样才能做到的。

我是从金克木文章《书读完了》中读到这段故事的。金先生说：“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陈寅恪）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去世了，无从问起了。”但金先生说，到了老年，他也理解了“不过那几十种书”的说法，还会叹息“书真的是可以读完了”，为什么？其实他们是说：那几十种书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那几十种书”是什么呢？金先生说：就是原典，不同的门类有不同的标志性著作，诸如《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等，“这是从汉代以来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以说了。”二是怎样才能做到把“那几十种书”真正读完呢？其实找到解开文化结构的密码，理出一个头绪，只是阅读的第一步，接着还需要找到步入书籍殿堂的门径。也就是说，几千年来“几十本书”出版出成千上万本典籍，无论是阅读原典还是注说，都需要有导读或曰门径之书辅助，引导我们探颐索隐、循序渐近，一步步进入阅读的堂奥。那么什么样的书可以起到导读的作用呢？金克木说：“不是说像《七略》和‘四部’那样的分类，而是找出其中内容的结构系统，还得比《四库全书提要》和《书目答问》之类大大前进一步。这样向后代传下去就方便了。”

本文循着金先生的思路，略谈几套“门径之书”：

《**轱辘语**》。此书为1875年，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为应试学子所作文牍。原名为《发落语》，司马朝军评价张之洞三部论学著作：《轱辘语》为读书门径，回答怎么样；《书目答问》为购书门径，回答谈什么；

寻找读书的“门径”

俞晓群

《劝学篇》为晚清官方学术门径，回答为什么读。而就目录学的阅读路径而言，应遵循先《轱辘语》而《书目答问》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而《四库全书总目》，步步为营。张之洞《轱辘语·语学》中自称此书：“为学之道，岂胜枚举。根柢工夫，更非寥寥数行所能宣罄。此为初学有志者约言之，乃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也。”

梁启超说：他早年“得张南皮之《轱辘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三十自述》）张南皮即张之洞。周作人说：“《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轱辘语》，不必穷高极深，要有一字千金，可谓知言。六十年来世事变更，乃竟不见有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与抗衡者，念之增慨。”（《书房一角》）

《轱辘语》文体多采取“宜忌句式”，如“通经”：宜读全本、宜先识字、宜正音读、宜明训诂、宜讲汉学等。“读史”：宜先读四史、宜读《通鉴》、宜读表志等，忌妄议论古人贤否、忌妄议论古事得失、忌批评文章等。“读诸子”：宜求训诂、宜看古注、宜买丛书等。“通论读书”：宜求善本、宜先校书、宜博、宜有门径、宜多读书、宜分真伪、宜读有用书、宜读《近思录》等。“写时文”：宜清真雅正、宜多读书、宜学先正、宜讲用意用笔、忌墨守高头讲章、更忌滥调、忌奇格偏锋、忌诗赋语、忌后世语等等。凡此种种，文字直白，条理清楚。

《读书宜有门径》一节，张之洞开篇即写道：“泛滥无归，终身无得，虽多无用。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宜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接着张之洞分门别类，列举“门径之书”如：《汉心雕龙》《诗品》为读诗学之门径，《小学考》为小学之门径，《音学五书》为韵学之门径，《史通》为史学之门径，《历代帝王年表》为读史之门径，《古今伪书考》为读诸子之门径，《文心雕龙》《诗品》为读诗学之门径，《声调谱》《说诗碎语》《瀛奎律髓刊误》《四六丛话》《历代赋话》为初学诗赋、四六文之门径，《书谱》《续书谱》《吴安四种·艺舟双楫》为学书之门径。

“**国学入门丛书**”。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丛书，所收书目系几十年来名家小书选编整理而成。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十种：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王力《汉语音韵》，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朱自清《经典常谈》，施蛰存《金石丛话》，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校注人间词话》，闻一多《唐诗杂论》，程毅中《宋元话本》，赵诚《中国古韵学》，王树风《史部要集解題》。第二辑八种，后来增至九种：陈垣《史学举例》《校勘学释例》，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刘叶秋《中国学典史略》，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齐佩瑛《训诂学概论》，李宗为《唐人传奇》，《文史知识》编辑部《经书浅说》，以及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此中《经书浅说》内容是几位名家的14篇文章，杨伯峻8篇，还有刘起钊、阴法鲁、金景芳、王文锦、陆宗达、宁宁文章。

2002年张岱年为“国学入门丛书”作序写道：“近百年来，许多学者对于本国学术的成就有较详的论述，写出一些关于国学的著作，这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一些学有所成的专家，将自己的所得融会贯通，写成内容深入浅出的小书，方便有兴趣的初学者，是青年学生研究国学很好的人门书。中华书局将这些关于国学的小书汇编为‘国学入门丛书’，有助于引起青年对于国学的兴趣，并为有志于研究国学的读者提供了方便，这是值得赞扬的，中华书局编辑同志志趣序于余，于是略述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向读者推荐。”

多年来坊间称“国学入门”的书极多，或专书，或文集，或丛书，比比皆是。中华书局这套小书颇让人喜爱，其中较早的版本如《校注人间词话》初版于1955年，《校勘学释例》初版于1959年，《史学举例》初版于1962年等等。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似乎只写较晚。此书实际上为半部书群。全书只写到“第六章北宋的重要类书”。胡先生在后记中说，其实全稿共12章，完成于1966年夏，“旋遭厄运，寓斋书稿尽矣”。但他先将前六章寄给陈乃乾先生过目，后送至中华书局编辑部，因此得以意外保存。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将书稿翻检出来，收入“国学入门丛书”，未作增补，即按六章印行。

关于类书的门径之书，除了胡道静的书之外，我还喜欢两本小书，值得推荐。一是张泽华《类书流别》，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收存1985年修订本初版，

全书用文言书写，旁征博引，言简意赅。二是刘叶秋《类书简说》，属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1980年初版。刘先生的文字一贯严谨规范，明白好读。我还收存了他的《历代笔记概述》，属于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丛书。“国学入门丛书”中收有刘叶秋另一本书《中国学典史略》。

“**传统文化修养丛书**”。此为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小丛书，可以见到的书目有：李时《国学问题五百》，顾颉刚《经史子集概要》，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梁章钜《楹联丛话》，吴恭亨《对联话》，江忍庵《分类楹联百书》，姚汉章《分类名器尺牍选粹》，王文濡《春暄大观》。此丛书无总序，装帧尚好，选书比较个性，却很符合我的阅读爱好，都是想看看的题目，闲阅之中不失学术。如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初版于1933年上海启智书局。全书设158问，每一问题立意清楚，切中要点，回答简洁。一部书读下来，轻松自如，可见四库概貌。比如我查找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五世祖陆费耀故事，有“问十八：陆费耀尽力于四库全书馆之事实如何”写道：四库馆开，陆费耀兼任总校官，“陆费氏在馆日久，目无未见之书，每披阅有会心，手抄节录，若急仇雠。卒年六十。陆费氏关于四库书之著作，有《四库全书辩证通俗文字》，已刊行。陆费氏因性不喜标榜，著述又什九毁于火，故至今罕《四库全书》史者，鲜知陆费氏之劬勤于馆务，而卒因馆事忧郁以死也。”

还要指出，丛书出版者不但注重题目的收取，更注重作者的选择，均以百余年来文坛名家名笔名著为标的，许多书都有多种版本流传，能够将其翻检出来，聚为一体，也是一种慧眼。如《四库全书答问》，如今还有上海书店、中州古籍、天津古籍、巴蜀书社等版本出版。再如李时《国学问题五百》，1934年北平君中书社初版，称“四百”，1935年再版时增至“五百”。如今还有天津古籍、岳麓书社、中国社会科学、安徽人民等版本出版。另附一笔，李时与李大同同乡，又是永平府中学校友。1927年李时在北京读书工作，李大钊遇害，李时曾以远族亲属的名义为李大钊收尸入殓，料理后事。

从考古器物解码战国社会文明

汪 鹏

考古学区别于文献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纵深感。在《战国时代的东周差别：考古学的视野》（以下简称《战国时代的东周差别》）一书中，梁云确立了该书的核心方法论：将考古材料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透过考古遗存洞察古代社会结构与文明发展道路的深层差异。《战国时代的东周差别》从战国时期的“东西差别”入手，着重比较秦与六国的差别。这里的“东西差别”不仅指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更是历史发展道路与社会结构本质差异的表现。作者通过比较器物群的演变规律、对周礼的破坏情况、墓葬等级序列的特

点、都城的不同形式等，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阐述。

在书中，最引人深思的观点莫过于东方六国与秦国在文明发展道路上表现出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差异。东方六国的器物群演变呈现连续性特点。在铜器方面，三晋地区的铜器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晚期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演变轨迹。晋与三晋的铜器演变总体上是连续性的，春秋早期附耳鼎蹄足较粗，浅半球腹；春秋中期变为细长蹄足，深腹；春秋晚期又趋于鼎腹浅平，蹄足再次变粗短。楚国的铜器演变序列比中原更为显著，从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基本

组合没有太大变化，新器物出现后，旧器物仍然并行不悖。

相比之下，秦国的器物演变却呈现出鲜明的断裂性。在战国早、中期之际，可以截然划分出两种不同风格的器物群。春秋时期的秦文化器物群明显来自西周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滞后和守旧特点。然而到了战国中期，秦文化发生了突变，大量吸收了三晋文化以及秦、楚等巴蜀文化的元素，形成了全新的器物群。陶釜成为主体性炊具，茧形壶适应军旅生活，这些变化说明商鞅变法不仅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而且还深深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墓葬等级序列方面，东方列国

呈现出“多阶层、小间隔”的特点。各国墓葬自上而下规模逐级递减，相邻级别墓葬之间差距不大，这反映出以卿大夫为代表的中间阶层稳固而强大。这种结构体现了社会资源的层层分配与逐级递减，国君拥有的资源虽然最多，但并不大于其他贵族阶层资源的总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国的墓葬等级序列呈现“两极分化”的特征。这一差别不仅在战国时期存在，在春秋时期亦然。这一发现为理解战国时期的东西差别提供了深层解释：正因为秦国尚未像东方六国那样公室衰微、政归私门，秦国君才有足够的权威推行彻底的变革。

以“糖”为舟横渡全球文明之海

刘江翥

■提示

《**糖史：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以糖为物质载体，系统重构了公元7世纪至18世纪横跨亚欧大陆的文化与技术交流网络。作者季羨林先生运用扎实的文献考据方法，通过追踪制糖技术的传播与改良路径，实证了文明互鉴的双向性与复杂性。全书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学科与地域限制，开创了以具体物质为切入点的融合科技史、经济史与语言学的全球史研究范式。本书不仅是一部技术传播史，更是对“文明交流推动历史发展”这一命题的深刻实证研究。

时下，“控糖”“低糖”风靡，甜味似乎成了某种需要警惕的信号。然而，在《糖史：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以下简称《糖史》）一书中，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却引领我们穿越近2000年的时光，揭示出糖这一日常之物的非凡身世：它曾是价比黄金的奢侈品，更是驱动帝国远航的诱因，更是人类文明交融、智慧互鉴的甜蜜结晶。这部季老晚年倾注十七载心血、被誉为其“规模最大、用力最勤、凝聚心血最多也最能反映其学术水平”的巨著，绝非简单的

技术编年史。它是一次以糖为棱镜，对人类文明交流史进行的深邃、生动且极富哲思的透视，是一部于微小中见宏阔、于考据中见精神的典范之作。

《糖史》核心的学术旨趣与独特的论述角度，在于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它并非旨在撰写一部关于糖的纯粹科技史，而是要揭示“隐藏在一粒糖背后的、十分复杂的、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季老将糖置于世界史的宏大坐标系中，使其从一个单纯的消费品，跃升为一个观察人类文明互动的绝佳样本。这种“小题大做”的视角，源于季老数十年浸润中印古代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厚学养，也源自他面对一张记载印度造糖法的敦煌残卷时迸发的学术灵感。

全书以此视角为纲，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文明互动图景。季老发现，语言是文明交流最初的印记：印度人将白糖称为“中国糖”。这一语言“迁徙”，诉说着糖从印度起源、经波斯、阿拉伯世界传向欧洲，而中国改良后的白糖又逆向影响了南亚的复杂旅程。

技术流转则是这一旅程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书中详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中国如何以国家之力派遣使者“公派留学”至印度摩揭陀国学习熬糖法。更

具戏剧性的是，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工匠发明的“黄泥水淋脱色法”，成功生产出洁白如雪的白砂糖，这项技术后来沿海上丝绸之路回流印度，以致白糖在印地语中永久烙上了“中国”的印记。这一从“技术引进”到“技术反哺”的完整闭环，生动诠释了季老的核心史观：文明绝非单向的馈赠或征服，而是多向的“互相奔赴”与“互鉴”。

《糖史》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其扎实的文献根基与治学方法上。在数字检索尚未普及的年代，研究糖史犹如“大海捞针”，资料之稀罕远非盐、茶可比。季老以耄耋之年，每日往返北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等古籍中，用“最原始、最‘愚笨’的方法”逐页搜寻。他笑称自己练就了“目下二十行”的功夫，眼神能自动将“蔗”“糖”等字眼从字海中“抠”出来。这种师法陈寅恪先生的“笨功夫”，坚持“有一种材料说一种话”“先列资料，后出论述”，确保了全书的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该书开创并奠定了“物质文化史”与“全球史”交叉研究的一个经典范式。它通过一种具体物质“糖”的全球旅行，将经济史、科技史、语言史、社会史无缝串联，打破了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地域与学科壁垒。正如季老所言，他希望《糖史》“不仅是一部

个人论著，更成为一部关于糖的微型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无价的资料宝库与研究路标，其意义已远超糖史本身，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微观研究的标杆。

最深层的价值，在于其蕴含的深邃文明观与人文关怀。季老绝非为考据而考据，他坚信“于考据中见义理”，那背后的“道”便是“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他透过糖的甘甜，看到的是一幅人类为了共同追求美好生活而迁徙、贸易、学习、创新的壮丽画卷。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文明冲突论不时泛起的今天，季老借《糖史》发出的吁求——人类应“化干戈为玉帛，化仇恨为友爱”，通过对彼此交融历史的深刻共识走向“大同之域”——显得尤为珍贵而迫切。

《糖史》是一座由十七年光阴、无数古籍残卷卷和一位老人毕生学术信念构筑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人类对“甜”的共同向往，如何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编织出一张密不可分的文明网络。重读《糖史》，不仅是品尝一段“甜蜜的历史”，更是接受一次历史方法论与文明观的深刻洗礼。季羨林先生通过这一粒糖，为我们照亮的是人类历史中最值得珍视的、那束关于交流、理解与共同前进的永恒之光。

读到

带一本“故乡”在身旁

李海卉

岁末的指针，总在农历新年前半个月开始轻颤。整理行囊，置办年礼，心绪已先于脚步，踏上了归途。这趟旅程，是地理的回归，更是精神的洄游。当窗外的风景向记忆中的模样坍塌，我们需要一份怎样的礼物，来安顿这近乡的情愫？或许，答案可以是一份独特的“故乡”——它由《看遍中国博物馆》的筋骨与《中国最美古诗词》的神魂，共同构成。这两册书合而为一，便是一本可以放在行囊里、安顿在心中的“文化故乡”。

是斑驳的老墙，是祠堂的柱础，还是博物馆玻璃后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旧物？故乡的筋骨，在博物之“物”中可触可感。故乡，有其坚实的形体。《看遍中国博物馆》作者杨学涛带着读者直抵文明的关节：从一件镇馆之宝的纹路开始，梳理出玉器、瓷器、青铜器九大脉络。他回答那些最朴素的问题：龙椅坐着是否舒服？如何看懂一座孔庙？生僻字贴心注音，掌纹娓娓道来。于是，知识褪去冰冷的外衣，化为可触摸的乡情。当你理解了青铜饕餮的威严，便读懂了宗庙的秩序；当你欣赏了宋瓷的釉色，便触动了士人的襟怀。这本书，让你回归故乡的视野变得深邃。故土风物，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而成为一页页可阅读的深沉历史。它赋予我们一双穿透时间的眼，看见矗立在山河间的那个器物构成的、坚忍的故乡。

故乡的神魂，在诗词之“心”中如呼吸起伏。故乡，更有其萦绕的神魂。是口耳相传的方言俚语，是时令时气的微妙感应，是深植于血脉的抒情方式。《中国最美古诗词》编者陈引驰教授，便是一位故乡神魂的采撷者。他编选的标准是“文辞优美，感发人心”。没有过度阐释，只让汉语本身的光泽流淌。李白的炽热，苏轼的旷达，李清照的清寂……如故友重逢，娓娓道来。这种魂，在归途中最能共鸣。车厢摇晃间，一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便道尽离家的苍茫；团圆的下一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即唱出普世的祝愿。这本《不传答案》，只唤醒一种本能的对美的感知。让跨越千年的叹息及吟咏与今日游子的心跳同频。这本书，为故乡的形体注入了呼吸与温度，那是如月光般弥漫在生活细节里的、灵动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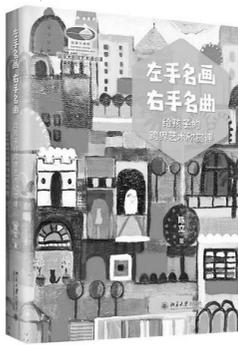
还要指出，丛书出版者不但注重题目的收取，更注重作者的选择，均以百余年来文坛名家名笔名著为标的，许多书都有多种版本流传，能够将其翻检出来，聚为一体，也是一种慧眼。如《四库全书答问》，如今还有上海书店、中州古籍、天津古籍、巴蜀书社等版本出版。再如李时《国学问题五百》，1934年北平君中书社初版，称“四百”，1935年再版时增至“五百”。如今还有天津古籍、岳麓书社、中国社会科学、安徽人民等版本出版。另附一笔，李时与李大同同乡，又是永平府中学校友。1927年李时在北京读书工作，李大钊遇害，李时曾以远族亲属的名义为李大钊收尸入殓，料理后事。

故而，“带一本‘故乡’在身旁”。这“一本”，是这两册书共同铸就的精神故园。它让我们这趟旅程，超越了简单的空间移动。是在用心抚摸山河故物之后，再用心灵去印证那千年不变的诗性。是在读懂青铜的沉默之后，再去聆听李白那依然滚烫的长啸。

腊尽春回，马年将至。当您整理行囊，不妨将这一本“故乡”轻轻纳入，让它成为归途中最沉稳的陪伴。我们带回的，不仅是乡音与风物，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美的记忆。

■荐书

艺术与历史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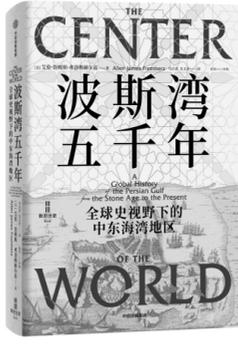
《**左手名画，右手名曲**》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著名艺术评论家陈立为孩子们精心创作。它突破传统艺术启蒙教育中，把绘画和音乐截然分开的做法，探索将100幅世界名画与100首经典名曲巧妙结合，揭示“画中有音，音中有画”的奥秘。特别是书中运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给孩子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



《**春山：王维的盛唐与寂灭**》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王维的《辋川集》二十首，是中国文化的又一处桃花源，也是盛唐气象瞬间熔断之后，在精神层面的一次回响。没有盛唐之气，就不会有寂灭之美。本书以王维生命的最后一年为象征，熔盛衰于一炉，既是唐朝的，又是诗人的。这是历史学者何大草的转型之作，也是汉语文学写作的新可能。



《**波斯湾五千年：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东海湾地区**》
中信出版集团

5000年来海湾地区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之一，波斯湾一直是一片全球化的海域。本书通过对6座有代表性的波斯湾港口城市的生动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商业、共识与历史传统的样貌，而这种传统，为21世纪中东探索新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窗户。